

尘嚣之外的乡野之旅

●乔仙花

记不清是今年哪一天，石头就跟我约定，等不忙去石头娘家串个门子。

我倒是一直很闲，但石头非常忙。上个星期四，石头跑进饼屋说：“这下顶事了，咱们这个星期去我妈家，一车苹果卖得差不多了，让民利看摊子，咱们走那狗的哇。”

卖饼子的大姐说，她晕车，晕得能把肺吐出来，不能去。花店的丽云说，她想去，但她姐孩子星期日过生日，也走不开。准备出发的只有我跟石头母女。石头看了手机的天气预报，沙尘暴转晴，石头说，咱们坐在车里面，沙尘暴卷不走咱们，一副非天上刀子难以阻挡我们出门的派头。

石头娘家位于平鲁区高石庄乡闫唻村，在平鲁与右玉交界处，是隐藏在群山褶皱里的一朵“尘埃”，也是没被人类所谓文明洗涤掉的“尘埃”。曾经几个早晨，我站在阳台上向西瞭望，绵延起伏的群山笼罩在氤氲的晨雾中。我开始浮想一些情景：夹在群山褶皱里的村庄炊烟缕缕，鸡鸣狗吠；两山峡谷间群鸟对歌，余音萦绕；群羊如白云下凡在半坡蠕动，羊馆的一声声信天游溢出山谷，汇入山那边鸟儿的歌声中……

天气预报撒了个谎，昨夜夜里洒了一层小雨，第二天空气湿润，阳光明媚，春风和煦，沙尘暴杳无音讯。我们一路向西，含羞的草木似绿非绿，半遮半掩，整个大地都似一个待出阁的姑娘。过了威远古堡，沿土堡外墙绕行，进了中凌湖休闲观光区，从车窗外吹了风，只见湖光粼粼，隐约可见野鸭嬉戏，脚没被景拉住，一脚油门下去，车射过景区。其实我对经过人类绞尽脑汁设计出来的风光，没有太大的兴趣。就好比

一个女人，不管她原貌是漂亮还是丑陋，一旦浓妆艳抹，动刀修整，就破坏了她特有的美。对比之下，我还是比较喜欢裸露在大地上的原始风貌，不管它是穷山恶水，还是风光旖旎。大自然它自己就是个鬼斧神工的能工巧匠，人类的智慧永远无法超越。

穿过威坪古堡西门，平原基本走完了，地貌变得生动起来，崎岖的山路延伸到不足五米的拐弯处就消失了。石头趴在我的后背上，像在我耳朵上安了一个导航。她提示绕大弯，向右拐，我赶紧手脚并用，减档绕大弯，向右拐；她提示，按喇叭，我赶紧按喇叭，喇叭一惊一怪尖叫着，惊飞雾柳丛中的石鸡。

穿过十八道弯，进了三层洞。三层洞不是洞，是一道山沟。我们停下来，石头母女迫不及待地跳下车。山泉潺潺，清澈可数鱼。昨日下午的一场小雨把整个山谷装饰得如仙如幻，云雾缭绕处不见鸟影，但闻鸟鸣。树木游离于氤氲中，一定是被天上下来的雾分了仙气。不远处，一对鸿雁隔涧相望，也仿佛不属凡间所有，白顶红身，绝对是一对戴白帽子披红袈衣的仙鸟情侣，隐蔽于凡间隔溪谈情，别有一番情调。天上的鸟大概比尘世间更懂得浪漫，多了几分的热烈。

水漫过路面，一辆越野车驶过，搅浑了水，我们过的时候，弄不清路面低洼处水的深度，我车底盘太低，犹豫不敢过去。准备打电话向家人询问，发现手机都没有信号。石头说，过不去，只能返回去走另一条路线，比较绕远了。石头找了一根树枝，插在水里测了深度，说：“过哇，没事情，一推深。”车很听话地小心翼翼地安全过了河，我们都长出

一口气。要是水淹了发动机，车死了，我们也要在这山谷过夜。

石头路上给我讲故事，说她们小时候，威坪唱大戏，河那边村民过河看戏，走到河中央，洪水从山头直泻而下，根本来不及逃跑，有六七个孩子被山水冲走。以前经常发大水，这种冲走小孩、牲畜的事不罕为。过去看似文静的河流愤怒了也会吃人的。现在这种发大水的事几乎没有了，宽大的河流被太阳日积月累蒸发了，它的暴躁脾气也日积月累被消磨了，文静得像个小姑娘一样迈着碎步自南向北缓缓移去。

路过一个叫毛家窑的村子，是石头三姨家所在的村子，石头给她三姨带了蔬菜水果，她三姨搬了新家，石头找不到，打电话，一会儿，她三姨领着一条大黄狗迎出来。大门口，还有两只鹅昂首挺胸站在两侧，像两个门卫，嘎嘎嘎欢迎我们。院子里，一群鸡围着食盆进食，欢天喜地，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神态。看来牲畜也是各负其责，不属于它们管的事它们才不会去搭理。篱笆墙外拴的那头驴倒是很热情，“啊噢啊噢”地朝我们叫了两声。

从毛家窑出来，从梁坡上瞭望，趴在北面向阳坡上的那个村庄就是“闫唻村”——石头的娘家。她娘家村名不愿意出现，这样生僻的村名也不知道他们立村的祖先是怎样想到的。村子近在眼前，可开车进去，还得爬过几道梁，钻过几道沟。石头又讲了个故事，说他们村一个小伙子说了一门亲事，女子是井坪人，去男方家看家，爬了一道坡，又进了一道沟，走了一个昏天黑地才到了男方家，女子进门吃了一顿油炸糕，再不敢有下话，可能发誓永不给这地方的某个男人做老婆过糟心光景。

从闫唻村后当街一头扎下来，墙根下一伙人围坐打扑克。石头喊我：“站住！站住！咱们下车论一会儿。”我听到指示赶紧踩刹车、拉手刹，缺一项担心车会自告奋勇独自跳下前面的深沟。石头往人群一站，就好比当街来一个耍猴的，村民们全都围过来，稀罕得问长道短，顺便惊奇打量一眼能驾车盘山入此的车信儿我。石头像一个个失散多年的孩子回到故里，问好好叔叔婶婶，再问好好大爷大妈。

街上有坐在大石头上打扑克的，有站着围观助阵的，有双手搭背唠家常的，还有一对男女坐在土台上靠电线杆晒太阳，顺便跟土台边的人搭讪的……

村民们个个脸上洋溢着老有所依的安然表情。一个老人扬起古铜色的脸炫耀：“我们这些老东西全凭共产党

养活呢，养老保险、地租、小杂粮补贴，村里生活足足的。岁数略年轻一点，养羊、养牛，还能贴补出外打工的孩子们，现在住在村里的老人们不难过。”说着，从一把牌中抽出一张用力甩出去，喊一声“杀了！”不是要杀谁，是把另一张牌杀了。

各家的老黄狗跟他们家的猫一样自由，都不被铁链拴着，或俯卧在主人身旁，或卧在窑顶，我们进村，站起来汪汪叫两声，看一眼主人，又卧下。

闫唻村保留原始靠山梯式而居，下面一排人家的窑顶是上面一排人家的院子。从远处瞭望，就像镶嵌在山坡上的一排排格子。整个村子跟一座山形成一个整体，这样的居住方式充分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。就地取材、冬暖夏凉，即使在最寒冷的三九天，也不用生火炉。这样的居所接近于原始的洞穴，只是窑洞的门面用石砌半圆状，再做格子图案，看上去整齐美观。

快到中午，炊烟从各家窑头袅袅升起，我们也回了石头家。石头娘家住在最前排，五间石窑窑，石砌院墙，就连菜园子的墙也是石砌。窑顶住她二妈一家，石头站在当院模仿她母亲跟她二妈年轻时吵吵的情景，一个弯腰探前身子朝下面骂，一个伸长脖子跳高往上面骂，吵得再激烈也打不起来，想打架还得一个飞下来或者另一个飞上去。后来，她俩两个都老了，成了亲密的老姐妹，她们吵架的场面成了她俩两个茶余饭后的笑谈。

她们家住南距街门一辆大车的距离就是沟，涌着柳、榆的萌绿，神秘而不可亵渎。我问石头：“你们小时候会不会不小心掉下前面沟里？”她笑说，一个也没掉下去。沟对面又是山，山不太高，树木葱茏，坐在炕上，可以看见牛在山上吃草，兔子在林间跳跃，野鸡从一个树头飞到另一个树头。石头爸说，有一天他坐在炕上，看见六只黄羊俯卧在山上。石头咋咋呼呼说：“您以后不要一个人出去放牛了，怕碰到狼。”她爸说：“狼倒是没有，狐狸、野猪不稀罕，那些东西不伤人。”如果某个圆月晚上，失眠，掀开窗帘望山，会看到什么？荧光闪闪的春水？幽蓝的青山剪影？苍茫孤寂的雪野？不论是哪个季节的夜晚，都会听到鸟儿的梦呓吧！

石头母亲早早给做好了饭，柜顶上放一勺子包好的饺子，西窑锅里一盘肥瘦相间的猪肉片将要出锅，金黄灿灿的一盘炒土鸡蛋紧跟着闪亮登场。拍了照片给文友秋姐发过去，估计想红她一下，她回复：饭是好饭，只差个夜面山药蛋。

返回的时候，我们走的是另一条路线——长城一号路，是一条旅游公路，西口长城近在眼底，烽火台依次相望。匍匐在古长城脚下的村庄似乎在向过往车辆叙前尘，话沧桑。

车窗外，骆驼嘴划过了，石人湾划过了，张耳窑划过了，这些有传奇色彩的村子被车子抛得远远的了。车子一头栽下乏驴坡，回望远处的层峦叠嶂，心想，我刚才就从那里出来。

你买不到的心仪的鞋子。

袜子：朔州人什么时候开始穿袜子，已无可考。但从一些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到，包括朔州人在内的北方人开始穿袜子，主要是用于冬季防寒的，大约在北宋年间或是更早的时期，民间已有袜子出现。到了清代中期，朔州的高腰布袜子开始进入民间，以白色的为主，单层或夹层皆有，这种袜子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还有老老年人在穿。

20世纪50年代开始，朔州人开始穿手工的、机制的棉线袜子，70年代到80年代，机制的尼龙袜子流行，因为这种袜子比棉线袜子耐用得多。其后，腈纶、丝线袜子等流行。比起鞋子来，袜子的变化不算大。

帽子：帽子古代称冠，分冠、士冠、庶人冠，都是男人戴的。唐代以前多为巾裹头，宋代分别出现了辽冠、蒙冠和满冠，但老百姓大多数为毡帽。明清时期，为了御寒，朔州人开始戴无檐双耳朵皮帽子，材质有狐皮、兔皮、狗皮、羊皮不等。这种帽子新中国成立初期还有不少人戴。清代中后期开始，朔州的地主、老财等人流行黑缎帽、红顶子的西瓜壳帽，清末开始流行于贫民百姓间，直到新中国成立初。这一时期，中年以上妇女流行一种黑色大绒帽，圆形、无檐、四寸高。

20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朔州男人夏季戴劳动布、蓝布、灰布等颜色的圆形带檐帽，冬季戴双耳朵布棉帽、双耳朵毡帽。其时的朔州女人，春夏秋冬四季戴头巾，红色、黄色、蓝色、黑色不等，视个人喜好和年龄而定。80年代，朔州青年时兴戴黄军帽，十余年“高烧”不退。1990年开始，男人的帽子、女人的头巾逐渐受到冷落。如今，所戴者，十不及一。

首饰：顾名思义，首饰就是头上的装饰。后逐步增加项链、手镯等部位。大体来说，首饰包括簪子、钗子、项链、胸针、耳环、耳坠、手镯、脚镯、戒指、手串等。就材质来说，有白金、黄金、银、翡翠、玛瑙、琥珀、蜜蜡、玉石、黄花岗、紫檀等。

除去手串和戒指外，其它首饰在朔州均为妇女所佩戴，不仅是为了服务发型，更是为了时尚和美观。在清代，受满族影响，朔州妇女，尤其是富裕阶层妇女佩戴首饰蔚然成风。清代后期至1949年，首饰已成为普通家庭女子出聘时的嫁妆之一。如今首饰再度普及、流行。

(未完待续)

小时候，月亮走，我也走。到了老，我在走，月亮还在走。两种走的感觉截然不同了。

小时候，故乡的月亮永远在陪着我走，故乡的故事也在陪着我的记忆走。

这几十年来，不管走得有多远，故乡只有一个，故乡的月亮也只有一个。爷爷随着故乡的月亮走了，爹随着故乡的月亮也走了。老一辈人们大都随着月亮走了。

每逢寒衣节，我去坟地里给随月亮走了的亲人们送冬衣时，爷爷和爹都躲在坟墓里看着我。我跪在坟前烧纸的姿势，和父亲曾经给爷爷烧纸的姿势一模一样。因为我从故乡走来，因为我头顶着故乡的月亮。

从我记事起，听奶奶讲，爷爷是个守家创业的庄稼汉，一生节衣缩食，攒钱从前石湖买下十几垧地。地是好地，土脉厚，地平展，就是离村子远，送粪背田都要靠人背。爷爷终年劳碌，患上了肺病，还不到40岁就离开了人世。

爷爷去世那年，爹才13岁，遗下孤儿寡母，日子过得十分艰难。

奶奶带着我未成年的爹，继续经营田石湖那十几垧地。奶奶也终于病倒了。我八岁那年，奶奶也离开了人世。奶奶走的时候，将我和弟弟叫到病床前，握着我弟弟的小手，欣慰地撒手人寰。奶奶知道冯家后继有人。

都是因为田石湖那十几垧土地惹出来的祸。

实行农业合作社后，土地都归了集体，爹不用专门去侍弄那十几垧地了。爹健康康地活了79岁。

奶奶去世后，要和早些年逝去的爷爷合葬。爹下去扫墓道时，见爷爷的棺木早已腐烂散开。爷爷的白骨散落在朽木堆中。旁边放着一个旱烟锅。爹为了留个纪念，就将那旱烟锅带了回来。

那旱烟锅一尺长短，铜锅子，玉嘴子，烟杆子是用山中不缺的六道子木做成的。

从此，爹就天天用那个旱烟袋抽小兰花烟。没事的时候，爹就拿在手中把玩，用一块抹布擦拭。磕烟灰的时候，也舍不得用劲在石头上磕，生

爷爷的旱烟锅

●冯向东

怕弄伤了铜锅子，用挖耳勺往外挖。那种小心翼翼的样子，就像艺术家在料理一件艺术品。

时间久了，将烟杆摸得圆润光滑，铜嘴子也锃明发亮。

在爹眼里，那个旱烟锅就是一件宝物。长大后我才明白，爹不是珍爱那杆旱烟锅，爹是怀念他的爹。

那杆旱烟锅，一直陪伴了爹几十年。

光阴似箭，转眼间，爹也随爷爷去了。

爹去世的时候，我又将那杆旱烟锅给爹带去了。爹到地下去见爷爷的时候，旱烟锅物归原主。

旱烟锅离不开爱他的爷爷，爷爷也离不开深爱的故乡。

每逢祭祖，我在坟前呼唤爹和爷爷，我知道，祖辈们的灵魂会在故乡飘逸上万年。

心花

●李建国

诗意生活多浪漫，燃情岁月最精神。游山赏景着年醉，养性修身自在人。

风咏

●殷海华

携云邀雪眠芽，吹醒红桃白李花。热浪临头呼蜜雨，金秋送爽归家。

诗词十首

●高瑞宇

行船

心态平和似水清，行船偏遇海台风。波涛汹涌礁石险，携手排难踏万程。

无题

绿养闲人眼，蓝通大海心。知足常有乐，往事化成云。

夜思

一片汪洋都不见，三更夜色易失眠。诗情翻滚如波浪，画意婀娜似雨帘。

祭祖

一年一度又清明，置酒烧香祭祖翁。日照荒丘鸟盘树，风吹柳叶草飘莹。两行眼泪哀思涌，四面冥钱火焰腾。先辈美德吾砥砺，后生可畏驾鲲鹏。

利民行

群山泛绿装，孤杏也芬芳。转过弯弯路，浮出艳阳光。地头他点豆，日下你插秧。十里天然画，悄然醉晨曦。

也说安全

安全隐患危如火，绿色消防重似天。植树造林福久远，全民维护美家园。

风筝

风筝起舞邀明月，拉线飘飞碧碧空。五彩人生多绚烂，抛开名利乐无穷。

放眼

诗情冲浪去，雅兴钓鱼来。放眼天辽阔，流云彩朵白。

西江月·小院即景

红杏枝头独醉，佳人树下撒娇。满园春色绕屋绕，阵阵男女欢笑。李子颗颗圆润，葡萄串串猫腰。引来众友笔挥毫，书写园丁之道。

醉花阴·游白岩

翠柏苍松石壑嵌，薄雾山峦卷。红日映佛阁，寺庙巍峨，万木丛中现。阶梯千百连一线，道理迷心眼。桃杏散幽香，异草奇花，直惹游人恋。



一生好入名山游



架上有书随我读



满目青山夕照明

李柱刻

戎古怀书

投稿邮箱: szrbfk@126.com

朔州多元汇聚的民俗风情

●陈永胜

朔州地处中原汉族和北方胡族之间，是历代民族战争的拉锯地。长期的民族融合，使朔州在衣食住行方面，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。

第一节 衣着服饰

春秋战国至秦汉时代，胡服和汉服混用。魏晋南北朝时期，大量的鲜卑族拓跋部迁入今朔州境内，出现了鲜卑服饰。宋辽金时代，朔州地处辽金疆界，出现了契丹服饰。元朝时代，朔州地处汉蒙疆界，随着蒙古族、靺鞨族人的迁入，蒙古服饰开始流行。明朝一代，汉服为主，兼以胡服。到了清朝，随着满族人迁居朔州以及受京津等地的影响，出现了满族服饰：男着宽短裤腿、宽短袖，脑后留长辮子；女着满族旗袍、满族鞋履、满族头饰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西服和中山装逐渐流行，长袍短衣并存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49年至1978年，朔州的衣着除去皮衣外，已经与黄河以北的汉族地区没有区别了。1978年以后，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快速发展，朔州的衣着已经和全国的汉族地区基本上一样了。

内衣：1978年以前，朔州男女老幼穿的一种充当背心作用的贴身内衣，叫主腰子。棉布制作，红、蓝、紫三色为主，遇上主人“逢九”或“本命年”，则以红色为主。主腰子分棉主腰（双层，中间夹棉花）、夹主腰（双层以上，不夹棉花）和单主腰（单层布），根据季节的不同来使用。就款式而言，儿童多为筒形，成年男子多为胸片背搭腰围状，成年妇女胸前倒梯形单片腰围式，以便于给孩子喂奶。

除去盛夏时节，主腰子外面的一层内衣叫衬衣或衬衫，和后来出现的秋衣并用至今。

2000年以后，朔州还有不少老年人喜欢穿主腰子。如今，除个别老年人喜欢外，主腰子基本消失。棉腰子是朔州人当年重要的防寒内衣，“腰里没棉，冻得圆圈”即是形象的比喻。

还有一种内衣就是裤衩。据老一辈人

讲，新中国成立前，朔州的普通劳动者家庭中，是没有裤衩可穿的，十八岁的大姑娘没见过裤衩的并不稀罕。新中国成立后，随着社会的进步，裤衩逐步走进千家万户。

上衣：基本上分衬衣和外衣两大类。衬衣多为单层，棉布为主。外衣，以布或丝绸做的叫衫子，也叫褂子。如果是双层中间夹棉花的叫棉袄，不续棉花的叫夹袄；如果是用羊皮、兔皮等制成的上衣叫皮袄。还有一种上衣叫褂子，有棉袍和夹袍之分，男女样式都有，下摆均已过膝或小腿肚。过去的上衣多为齐袖对襟，主要是指偏襟，也叫大襟袄，左右开口的都有，视顺手而定。偏襟上衣具有很好的防风防寒功能，这显然是从北方游牧民族学来的。

皮袄是朔州的“三宝”之一，最普遍的是绵羊皮袄，分白茬皮袄和调面棉皮袄两大类，又分短皮袄（下摆至大腿上端）和长皮袄（下摆至小腿肚）两种。朔州冬季严寒，皮袄不仅白天可以御寒，夜间还可以当被子使用。一顶二。在没有取暖设备的年代，皮袄就是人们最后的“取暖设备”，因此成为朔州“三宝”。

白茬羊皮袄，既可茬口朝外穿，也可皮毛朝外穿，一般是茬口朝外穿。因此，朔州留下了“反穿皮袄里外发热”的俗语。

清朝中后期，旗袍开始出现在大户人家的婚礼场合，民国初期开始在大户人家流行。进入新千年，旗袍的面料和做工更加讲究。民国初期，中山装、西式裙开始出现，以后时有流行。

20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初，调面羊皮袄在朔州流行，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，羊皮大衣在朔州流行，色彩丰富，款式新颖，大有取代皮袄之势。2000年前后，羽绒服登场，皮袄、调面皮袄、呢子大衣基本退出市场。

裤子：分单裤、夹裤、棉裤、皮裤、线裤和秋裤五种，视季节不同而选用。辛亥革命前，无论哪种材质的裤子，都是不分前后的裆裤，裤口宽大，穿时打折，

布条扎口，冬天尤其需要扎口，以防防风保暖。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，还有年老的在穿这种裤子。尤其是农村的农民，但公职人员、学生等人已经告别了大裆裤。大约到了80年代初，大裆裤基本退出了舞台。从此至今，男人们的裤子变化不大，基本上还是西式的；变化大的妇女的裤子，但也不外是宽窄、长短的变化而已。

20世纪70年代前，不少人尤其是野外劳动的人喜欢穿皮裤。皮裤一般以羔羊皮制作，比较轻便，实用保暖。也是民族融合的产物。

线裤：以棉花线或羊毛线经过手工勾制的裤子。棉线裤比较单薄，适宜春秋两季穿。毛线裤比较厚实，适宜冬季穿，但不及棉裤、皮裤御寒。秋裤和秋衣同时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，至今长盛不衰。

裙子：据资料介绍，秦代为筒裙和罗裙两种，皆为长裙。筒裙为内裙，上下基本的发展，裙子的款式也在变化。据云，魏晋南北朝时期，朔州男人也有穿裙子的。其实，恐怕也不止这个朝代，但究竟哪个时代开始不穿裙子的，已经难以考证了。

鞋子：朔州人一般叫鞋或者鞋拔。从面料、款式、做工方面说，鞋的名称有不同的叫法，比如“方口鞋”，是指脚面呈方形开口鞋，一般布鞋居多；“条绒鞋”，是指用条绒布做的鞋。等等。新中国成立前，鞋在朔州有两种来源，一种是家庭手工制作，一种是鞋匠生产、店铺购买。

朔州冬季漫长而寒冷，没有鞋寸步难行。以清代至1959年这个阶段看，低腰、高腰的羊毛毡鞋流行时间最长。其后是毛皮鞋、反毛皮鞋、皮靴等。夏季就好对付了，如是贫寒人家，穿布鞋、草鞋、木底鞋的都有，甚至是光脚的也很普遍。

1978年以后，家庭手工制作鞋逐年减少，80年代中期开始，机制的或半机制的松紧鞋、凉鞋、球鞋、反毛皮鞋、高跟鞋等应运而生。如今，鞋子在用料、款式等方面的发展更是惊人，只要有钱，就没有



马占俊 摄